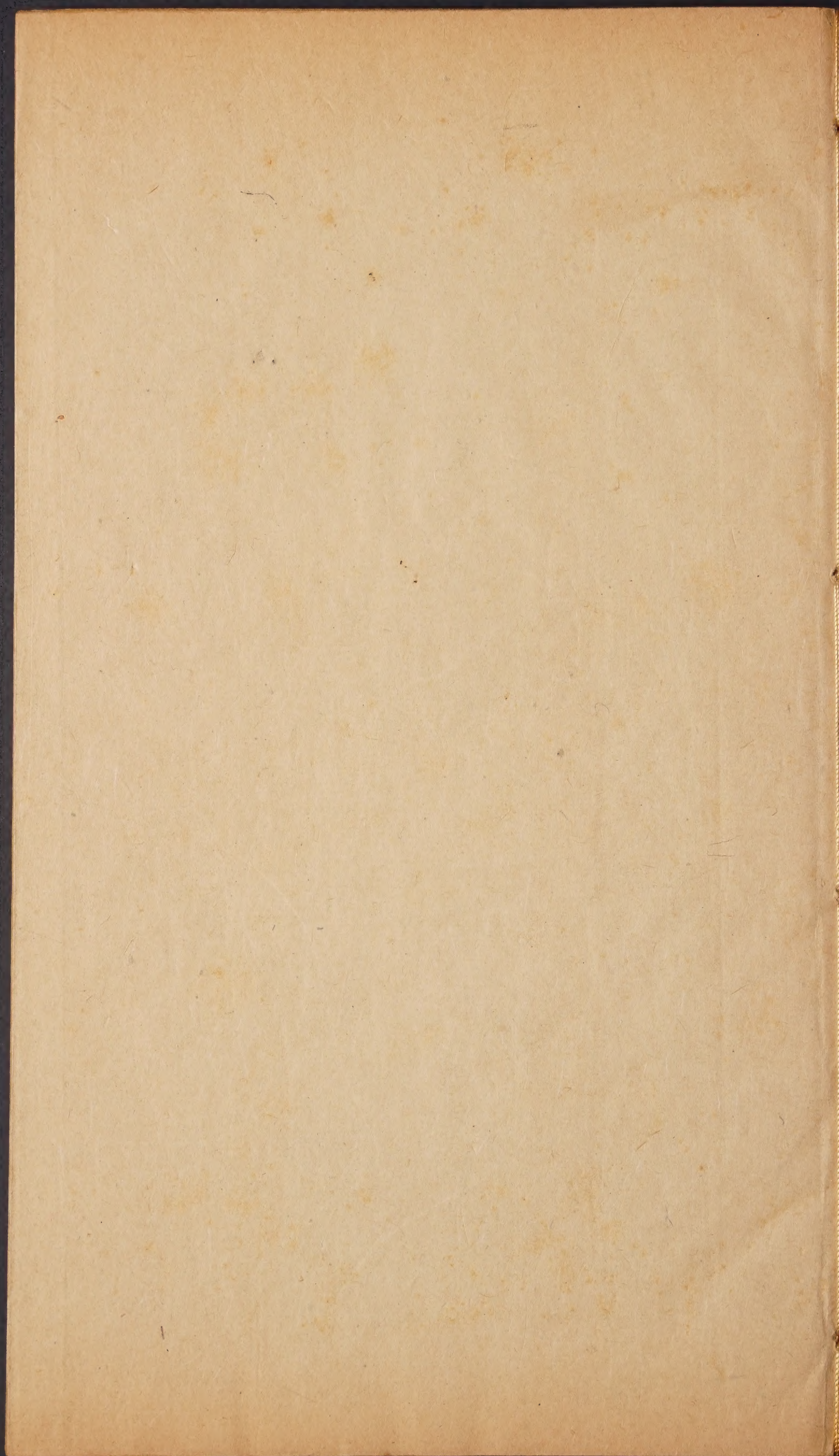




王禹偁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況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門之右示勤政也乃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於焉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眚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之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

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慆慆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民之命懸於宰相可不愼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禹偁爲文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

范仲淹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脩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

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乎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已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字少詞嚴筆力老健相尚以道句一篇要領兩下並說並無抑揚便見嚴光之意此記說嚴陵光武二人地步俱高撥引襯貼允當氣象如泰山喬岳音韻如黃鍾大呂不是小家數

嚴先生祠堂記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好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本傳帝引光與論道舊故夜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明日大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句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

斡歸立祠意

含無限意

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泱泱流水貌

謝枋得曰字少意多文簡理詳大有關于世教非徒文也

茅坤曰此記清明峻潔之中自有從容俯仰之意

樓昉曰中引兩卦天造地設

張以忠曰說到有功名教大有關係見得嚴先生不止是閑散一流人物微顯闡幽立論高妙

反覆攻擊既不失中國之體亦不失夷狄之心最宜詳味

言趙德明歸順中朝與天子所以待彼國之隆厚見今日元昊叛逆尚可念其先世而宥之也元昊縱自絕于朝廷然苟能悔罪則亦天子忠順之臣子也豈共一朝之失

答趙元昊書

伏以先大王歸向朝廷心如金石我真宗皇帝命為同姓待以骨肉之親封為夏王履此山河之大旌旗車服降天子一等恩意隆厚始終如一齊桓晉文之盛無以過此朝聘之使往來如家牛馬駝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交受其利不可勝紀塞垣之下踰三十年有耕無戰禾黍雲合甲冑塵委養生葬死各終天年使蕃漢之民為堯舜之俗此真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之大功也自先大王薨今皇震悼累日嘻吁遣使行弔賻之禮以大王嗣守其國爵命崇重一如

而遂剪弃之雖委曲開導元昊其寔爲中國與日撫安張本回護最善且全我中朝體統聲曉親切

先大王昨者大王以本國衆多之情推立太位誠不獲讓理有未安而遣行人告于天子又遣行人歸其旌節朝廷中外莫不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詔曰非不能以四海之力支其一方念先帝歲寒之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大功豈一朝之失而驟絶之乃不殺而還假有本國諸蕃之長抗禮於大王而能含容之若此乎省初念終天子何負于大王哉二年以來彊事紛起耕者廢耒織者廢杼邊界蕭然豈獨漢民之勞耶使戰守之人日夜豺虎競爲呑噬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仁人爲之流涕智士爲之扼腕天子遣

藹然忠厚之意見于言表而命語極冠冕

懇惻之至苟有人心無不感動

深切

令彼心折

仲淹經畧西事而命之曰有征無戰不殺非辜王者之兵也汝往欽哉仲淹拜手稽首敢不夙夜于懷至邊之日見諸將帥多務小功不爲大畧甚未副天子之意仲淹與大王雖未嘗高會嚮者同事于朝廷於天子則父母也於大王則兄弟也豈有孝於父母而欲害於兄弟哉可不爲大王一二而陳之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語言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中朝天子侔擬名豈正而言豈順乎如衆情莫奪亦有漢唐故事單于可汗皆本國極尊之稱具在方冊仲淹料大王必以

被彼之誅

元昊役焉思啓疆者未必不以契丹爲比故此段剖破之令彼雄心自挫

契丹爲比故自謂可行且契丹自石晉朝有援立之功時巳稱帝今大王世受天子建國封王之恩如諸藩中有叛朝廷者大王當爲霸主率諸侯而伐之則世世有功王王不絕乃欲擬契丹之稱究其體勢昭然不同徒使瘡痍萬民拒朝廷之禮傷天地之仁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天地養萬物故其道不窮聖人養萬民故其位不傾又傳曰國家以仁獲之以仁守之者百世之朝昔在唐末天下洶洶羣雄咆哮日尋干戈血我生靈腥我天地滅我禮樂絕我稼穡皇天震怒罰其不

仁五代王侯覆亡相續老氏曰樂殺人者不可如志于天下誠不誣矣後唐顯宗祈于上天曰願早生聖人以救天下是年我太祖皇帝應期而生及歷試諸難中外忻戴不血一刃受禪于周廣南江南荊湖西川有九江萬里之限一舉而下豈非應天順人之至乎由是罷諸侯之兵革五代之暴垂八十年天下無禍亂之憂太宗皇帝聖文神武表正萬邦吳越納疆并晉就縛眞宗皇帝奉天體道清淨無爲與契丹通好受先大王貢禮自兹四海熈然同春今皇帝坐朝至晏從諫如流有忤雷霆雖死必赦故四海之心望

皇宋受命與五代不同而仁及天下又固結于民心若此元昊其能違天命民心而覬非望哉

出脫

回護

引証

如父母此謂以仁獲之以仁守之百世之朝也仲淹料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長驅而來所向必下今以強人猛馬奔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聞者之說毋乃異乎今天下久平人人泰然不習戰鬪不熟紀律劉平之徒忠敢而進不顧衆寡自取其困餘則或勝或負殺傷俱多大王國人必以獲劉平爲賀者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而後鄭國之禍

張大中國之意

在元昊則前日之勝不可恃而今日之勢反可危在中朝則一時敗衂由于治安忘戰而今日問罪方且選銳鍊精矣夫一隅之不濟四海易知也承平日久與訓鍊方新不可同量易知也柰何不回心易向而必與我皇宋爲難哉

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效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招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强者賞害老弱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鋒刃之交相傷必衆見蕃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大王耳漢

其心不能與天同覆與地同載必不能爲此言元昊雖吳頑亦當讀之感激矣

以名誘之

以利害曉之

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鬼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蕃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畧密學韓公嘗議其事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於朝廷復其王爵承先大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于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蕃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聞之醜三也

以利啗之

元昊不惟懷中國之仁亦且慮腹心之潰今反側自安

又大王之國府用或缺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口止稱蕃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漢諸侯王相皆出眞拜又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城上書乞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蕃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王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䘏七也又牛馬駝羊

之産金銀繒帛之貨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大王從之則上下同其美利生民之患幾乎息矣不從則上下失其美利生民之患何時而息哉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于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已惟大王擇焉

張以忠曰此書言皇宋受天明命不與五代等西夏本中朝封建不與契丹等只此二端便令元昊雄謀頓折而愷惻眞誠又足感激之眞一片紙賢于十萬師也

引周公輔養成王自是切諭

以小形大

名言至論千古不可磨

程頤論經筵第一劄子

自古人君守成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繇周公之所以輔養昔者周公傅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善教子弟者亦必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使之薰染成性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雖睿聖之資得於天禀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

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愼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習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爲益豈不甚大切聞間日一開經筵講讀數行羣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畧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今主上沖幼太皇太后慈愛亦未敢便乞頻出但時見講官久則自然接熟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

聖德爲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

樓昉曰此等議論關涉大自伊訓說命無逸立政之後方見此等文字

張以忠曰繼世之主冲年嗣位不知祖宗櫛沐四方艱苦逸欲玩好往往得而中之惟賴侍講侍讀之官朝夕論說告以古今興衰之故人情物理渙然通達庶幾聰明日開德業日進眞格君第一法也此疏言言捆窾字字典要是極大文字

此等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字自之凡爲言者當錄一通置之座隅朝夕觀省

此一幹尤奇非温公不及此

結語尤足警醒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爲諫官之律令格式無出于此天禧初。眞宗年號眞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年號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年號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樓昉曰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禮明職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張以忠曰汲汲于名猶汲汲于利二語極透眞是名識名言

又曰由今之道惟利是謀遑顧清議哉誠使得一好名之士而立于朝則媢悅取容之習庶其有救扼腕特事何勝感傷

袁州學記李太伯文河東柳淇書京兆章友真篆時稱三絕

立學本之朝廷得体敘得高古

李覯袁州學記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祗順德意（句法）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句法）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尼止也 句法）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澤知袁州（范陽涿州祖君於始平初知制）（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字法）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䟽亡以稱上意旨通判頴川陳君侁聞而是之（字法）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𥴩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

此一句重似九鼎

只舉秦漢衰世故事學校之有關于國自見意思既奇文復嚴壯

敘學校之廢興以關風化喚起袁君新學之意無一字不中款

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采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謝云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益見高古）秦以山西鏖六國（鏖盡死殺人也漢書鏖皐蘭山下六國謂韓魏齊楚燕趙）欲帝萬世劉氏一呼（劉氏漢姓）而關門不守（語非）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此學之廢）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莘莘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此學之修一句結有筆力）今代遵聖神爾袁得聖君（句法）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

蓋此令人忠孝之心勃然而生

議論純正真得孔孟正脈

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譚作覃者非一有不幸尤

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謝云此等文章關世教薦世不磨滅也

使人有所頼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

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爲國者

之憂東語收恰得好

朱 熹曰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

處起議論太伯之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

自大處起議論

謝枋得曰宋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

誦袁州學記因筆端有氣力有光燄超然

不羣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

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泳心有云爲文

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此可與知者道

張以忠曰莊雅卓鍊奇邁高古極大文字

天下治安関於盛衰與癈理数自然此記因盛而逆料其衰因興而追憶其癈俯仰之間寄一感慨而文字变化亦極其趣

園圃何関于世道所以然者興癈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乱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乱関于天下非為洛陽

李格非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唐正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興廢而

也文不過三百字而其中該括無限

得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已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謝枋得曰名園特游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有此文

張以忠曰盛衰之感慨想無限士大夫有世道責者世値清平當思憂危至計無徒放乎一已之私園囿之樂亦可常享無斁讀終神悚

慶曆五年范仲淹富弼罷杜衍好薦引賢士羣小咸怨御史中丞王洪宸之黨尤嫉之因事傾各士十餘人衍不自安求去亦尋罷韓琦以三人既去上疏訟之不報遂懇求補外亦罷于是歐陽修上疏云云羣邪忌修尋左遷知滁州

歐陽修辨杜韓范富書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察臣愚懇四字一作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親一作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一作罷黜又作而罷天下之士皆共一作素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四字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審一作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

朋黨專權四字說盡古今陷害忠良之本曲盡小人傾陷君子之術而文亦婉至

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一作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六字一作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一無此二字）大臣已被主知（二字一作知遇）而蒙信任（一有者字）則難（二字一作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二字一作是人主）之所惡必須此語（一作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陛下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十四字一作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荷陛下（一無此三字）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六字一作必有）以朋黨專權

巽言動聽

之說上惑聖聽者（一無此字）臣請試辨之（四字一作試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議（一作論）聞于中外天下賢士爭相

又如此轉入亹亹可聽

此段正說四臣不爲朋黨情事曉然大足破人主之疑

臣引前年數事作一折証

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年（一作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八字一作可以辨也）蓋杜（一無此字）衍爲人清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同（一作皆）歸于盡忠而其所見各異于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十字一作故于議事多不相從）至其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一作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則（一無此）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又（一作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落（一作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

毀上相爭如虎下毀不失和氣公忠為國心事自是如此

倒一倒說皆是感發人主機權

慮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一有為字）彰著陛下素所（一作巳）知者此四臣（一作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臣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一無此字）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一無此二字）眞得漢史所謂忠臣（一有有字）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為朋黨可謂誣矣夫（夫字一作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一作所）得專也然（一無此）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巳（一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好（一作行）權之臣必貪（一有名字）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于陝西琦等讓至

此段正說不是專權

歷言其不貪名位可見其不爲利疚

何等婉折

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讓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事（六字一作欲其作事）乃特（一無特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二字一作其）條列大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

訖二臣作用最是真切冀其一悟

所以開導人主者至矣而文法文情又稱獨絕皆是解釋專權之語

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遽）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見但多（一無此字）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遇事至委任十八字一作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日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一作國）朝常（一作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于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

二臣兵間事積帝所深知故復舉此以見其功在本朝志存尊主忠貞不二自當洞鑒何竟傾陷于羣小一時並去耶

慷慨切直而詞氣愈温聲色愈和

辭侮慢至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淩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八字一作洽一作力思雪耻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于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一作于內

然亦痛切極矣

又得此一段議論最善斡旋

如弼與琦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人

激而不屬

四夷相賀於（一作于）外此臣所（一有以字）爲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一無此字）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一無此二字）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常）思君（一作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一有而字）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一作時）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

惟陛下擇之

樓昉曰辨君子朋黨大臣專權曲盡其情足以轉移人主心術之微彌縫國政之闕

張以忠曰朋黨專權小人傾陷君子實不外此二端然泛陳四臣公忠爲國安所憑據惟就本日立朝事跡一一折証辨明令主上洞鑒無疑然後忠邪立見其詞旨溫醇巽婉不戇不激告君者當以爲法

好疑自用慎諫之根下面反覆開諭皆不越此意

轉折虛婉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外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

意甚愷切而敷詞甚婉令人主讀之但覺其警醒不覺其激昂

再醒一句

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

語意從陸宣公奏議來

只一月頭已足使主心轉

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小人主雖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皆一作繇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

千古大弊然正恐宰相專權言官卷舌若言官能劾宰相當時尚有公論

[illegible]事委曲

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繇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繇陛

透徹

揣情事深曲

委婉曲折沁

入心脾

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

此等語得毋爲黨邪害正者藉口

逢君之語亦過激

歸咎言官自足感動人主

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緣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

一結收拾無餘

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識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唐順之曰空引後節節節應前

張以忠曰說入情事委曲透徹既覺婉摯仍復緊醒真所謂法與互用者



永叔此書最平正有眼目筋骨前後貫串錯綜抑揚處筆意最高

此是一篇主意綱目

關鍵

自外面說兩段來映得諫官大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郎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冒）司諫七品官爾于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

以宰相比諫官又見得諫官大

此是筋節警策處

非十分見得如何有此語句

曰坐曰立曰廟堂曰殿陛曰論可否曰爭是非更移不得隱然見有尊卑之辨

言行道亦行正見諫官與宰相等

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

此上提諫官之重以下特議諫官之可惧

此見諫官關係又重于宰相

七品之官數句應篇首一句材賢二字又起下作過文歐陽公安頓一句甚有力量

此設士大夫屬望之語以諷其諫

將執事有待而為句是擬其意而非之

子之譏者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于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于前而不能料于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諍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

且承上枝下甚有力

此段論陽城事最切

說得破

精神都在幸而向使兩轉上

從退之作論生許多話更不曾斷

有待而然退之不議其意而妄譏修獨以爲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于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于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一遷此又

此段言雖不若德宗之多事亦常言也不傷時而有含蓄

此一段合人情范公見之必感動而其文辭轉折尤工

收拾前勢之[illegible][illegible]見筆尤雄健

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樓昉曰此文出于韓退之諍臣論之後亦頗祖其

遺意而文字無一語重疊眞是可與爭衡

邵　寶曰歐公嘗言作文之體初當奔馳久當樽節簡重嚴正或時放肆以自舒勿爲一體則善矣觀上范司諫書是何等嚴正何等舒放

張以忠曰急緩合度操縱入神中間名語奇思出之疊疊自有一種瑩然之光淵然之色尋索不盡

學文不歸于道其文必不工故古之立言者文章光天壤歷萬世無斁未嘗以文名者道充而氣隨之也君子無患文之不至但患道之不足何徒自溺于文爲也哉

答吳充書

前辱示書及文三篇發而讀之浩浩乎若千萬言之多及少定而視焉纔數百言爾非夫辭豐意雄霈然有不可禦之勢何以至此然猶自患倀倀然莫有開之使前者此好學之謙言也修才不足用於時仕不足榮於世其毀譽不足輕重氣力不足動人世之欲假譽以爲重借力而後進者奚取於修焉先輩學精文雄其施於時又非待修譽而爲重力而後進者也然而惠然見臨若有所責得非急於謀道不擇其人而問焉者歟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焉非道

此歐陽公得力後剖分

原本之論非眞見道者不能道

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耳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于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耳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力少而至於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愈力愈勤而愈不至此

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于淵泉無不之也先輩之文浩乎霈然可謂善矣而又志於爲道猶自以爲未廣若不止焉孟荀可至而不難也脩學道而不至者然幸不甘於所悅而溺於所止因吾子之能不自止又以勵脩之少進焉

敍前又安頓自家地步

茅坤曰論爲文本乎學道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

最是確論

張以忠曰此書及送徐無黨文俱是歐公自説學問得力處故其議論洞徹原本關乎至極

歐公朋黨論法至嚴而詞至易至嚴所以别君子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此篇多垂世名言

小人無朋却心之言

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奬與之看至此謂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

朋黨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此最妙）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物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說小人無朋又生爲朋二字方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踈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

處得來

此以堯舜分言專言治

以下引証辨論文法最妙

紂與武王合言之治亂相間

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蒼舒隤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

翻前通上力為洗發

漢唐去君子之朋

此以漢唐分言專言亂

反振尤醒

錯落可誦

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乎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孺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夫黨人于白馬驛前世之主能使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三句豈不感悟更相稱美推讓而

繳前舜與武王二段尤有力

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繇此而興者人雖多而不厭也嗟乎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只二句結絕妙

呂祖謙曰風骨俱全

茅坤曰忠言讜論破千古人君之疑大類劉向諫昌陵疏

張以忠曰反覆辨論變化頓挫極其奇暢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均從孟子經正來發揮闡揚而立言正大凌厲千古足以方駕並驅坡公云韓如美玉歐如精金韓如天馬歐如駃騠洵矣

正說主意應前受病之說

此應前氣實之說

本論上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葢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于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善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于天下

應前氣虛又應前受患之說　見有識　與前自然之効相應　開上下兩扇詳言得失之由與前兩段相應　筋脉語

于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鈌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鈌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鈌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于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以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于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猶懼其勞且怠而入于邪僻也于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于其不耕休力

類個因字順字勸誘字即所謂使自得之也發明三代禮義之教甚有步驟

承次下然猶懼其數字見防民之周誘民之篤所以民不服乎其他而佛無自入

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

正所謂民不暇乎其他以上申前在政修明則佛無由入意結上一扇

應前乘隙度而來之說

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勸而被于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于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而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術不周佛于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奸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

結下扇

此段見治具不備防民不周又有倡而驅之者幾何不胥而為佛也

斷以本之一字

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姧者有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姧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于此時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唱而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佛何為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何其不思之甚也夫千歲之患徧于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酣入于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

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竝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狡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于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爲

引古事證

一篇主意歩頓在此應上段

又引目前事證

禮義二字與前相應

又斷

語益有力前後六個勝字相應結句又與前自然之勢相應

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林希元曰佛教行于中國實因三道之衰昔周盛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罰大司徒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胥歲時屬民讀法奇袤左道者有禁是時佛法何繇而入今欲去釋氏而不行先王之政雖堯舜禹湯復生亦有未能者歐公之論不爲無見視原道人其人廬其居火其書過之遠矣

張以忠曰修本而勝最得闢佛本領氣實氣虛一un

尤確

又曰先王之道大而難行佛氏之教久而難去爲今日世道計莫若禁天下擅立寺觀私度髠流以至聚徒熒煽惑世誣民者一切繩之以法俾不得實蓄有徒則自然日就消落不敢與吾道爭權如聽其自昌自熾于天地間而希必世後仁之化乃曰吾將修本以勝之其可幾乎此又司世教者所當知

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葢公學春秋于胡瑗孫明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

三子之說不攻自破就中輒字侮字破的言語

兩疑其辭左右攔說應前冐頭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句

春秋論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于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于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非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于進退皆不可此非

句法警策

此申上非春秋意也一句

此一段將幸免疑似辨說

只說疑似當辨而謂春秋于大惡必不使得幸免則盾之罪自見反覆詳悉曲盡其妙

春秋意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馬得勉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于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日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辯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

以上復申非春秋意也一句意

復申非春秋意也一句

辨駁到無復遺憾足破千古不決之疑

復申非春秋意也一句

上四五段教他無逃處此方説正題

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辯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就弑之日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

此段辨得理尤勝以父病進藥事來說是欲帶說許世子弑君之事

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于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耳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

反覆辨論明白正大眞是不可移易

此合說趙盾許止而歸結之

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于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于所傳如此

此明三子所傳不可盡信有此一証絶辨折得倒徽結極好

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于所傳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林希元曰歐公以弑君之罪坐盾是矣但不會說所以然處出必若胡傳之說始足以服其心

羅大經曰歐公論趙盾許止事正未明春秋之旨微顯闡幽若但直書其事則夫人能矣何爲游夏不能賛一辭哉

茅坤曰倰辯矣而識議復正

又曰又發次篇所未盡更洗發辨析前儒所未

有也

王世貞曰歐陽氏謂盾止實弒其言甚辯而精無以難也然知盾止之弒而不知其所弒也留爲盟主盾實執政三年間諸侯被弒者三而莫問也盾逐而穿弒亡不越境謀可推矣反而不討非不忍也是不能爲成濟解也董狐直而筆之婉而辭之盾故所欲受也止不嘗藥罪亦湫矣國人胡爲疑之止又胡爲自疑以走也豈不章章見遂謀哉孔子因其赴推其情而不易其舊也然猶

微有可疑者春秋虞廷之爰書也曰罪疑惟輕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故見眉于會見買于葬使天下後世之爲惡者不得以文而飾詐其刑惡者亦不得以其文而飾怒也故曰微而顯志而彰其要卒歸于忠厚也

張以忠曰歐公此文議論警策辭詰精爽無懈可擊

又曰歐公之旨得元美深大而發明但公穀二傳終不可廢則看止二事終是疑案況載許止事尤足深憫奈何必懸斷而臆決之

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風卷舒萬狀不可以常理待之也

下兩尤字精神

結上二段分說君子小人文收得緊

此段為太宗辭說下字亦有斟酌

縱囚論

信義行于君子而刑戮加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于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

一篇本意

此段尋常思索不到尋常筆力亦發不出

緩緩說下方說上下交相賊語

前入太宗六年了此又說六年亦是重叠格

反結上施恩德之說文愈壯愈緊

前不說堯舜三王留在後結辭盡而意無盡

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恩德于天下于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

先說聖人所以引入堯舜三王事

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呂祖謙曰文最縈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處詞盡意未盡此篇反覆有血脉

茅坤曰文章紆徐婉曲說盡事理曲盡人情唯歐公得之

張以忠曰縱囚一事原其隱微太宗原不可正告天下此文翻駁甚奇立論特正



滁州豐樂亭記

此記盡出太平氣象太守之文

宋朝文字佳者最珍瓏秀善脫不得一弱字歐蘇皆不免焉如王曾之徵過謹之徵過峻刻嚴而弱徵亦見惟老泉雄渾尚帶習氣耳

序太祖平滁之功雄偉壯偉而發厚悠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外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十五字爲一句○生擒二將于滁東門之外前目之滁州如此所謂用武之地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

揚令人一唱三歎

語多感慨又復開宕

對景懷古氣概悠然

掇幽芳寫春景蔭喬木寫夏景風霜寫秋景氷雪寫冬景二句括盡四景筆力甚高

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何可勝數及宋受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剗治削平　消磨殆盡）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盡矣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峭刻呈露　清爽秀麗）四時之景無

歐陽公醉翁亭豐樂亭等記叙其與人同樂眷眷于山林之趣真可謂風流太守

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而喜與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其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安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樓　昉曰不歸功於已而歸功於上最爲得體叙于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於滁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

林希元曰此篇專歸功于上之功德第一節先叙滁之景以爲亭第二節論滁爲干戈用武之地第三節論聖宋平定之事第四節論民

生豐樂皆上之功德第五節論爲滁人立
亭共享豐年之樂第六節論宣上意以與
民同樂取以名亭

張以忠曰恬雅圓客氣脉雍和政從苦心烹鍊得來
但人莫能識其鑪錘處

歐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處只如醉翁亭記原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止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山谷與何靜翁書云或傳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歐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某以為荆公出此

醉翁亭記

環滁（滁地名也）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此一截說山）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此一截說亭）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此一截說亭）作亭者誰山之僧智僊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未說破太守姓名）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此一節說作亭名亭之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此一截說其樂在山水與前面相應）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

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常先體製而後工拙蓋觀蘇瞻子醉白堂記戲曰文辭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弦之優伶樓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醉翁是風月太守醉翁亭記是一篇風月文章卽施之有政亦甚不妨事

閒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絜水落而石出者山閒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窮而樂亦無窮也此一節說朝暮四時景象前開說後總說歸於樂處至於負者歌於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此一截說滁人同樂於此亭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觥酒爵也唐人會飲違酒令者以籌記罰坐起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者太守醉也此一節說太守與衆賓同遊而醉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到末方說出姓名亦是一法

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此一節說太守所樂之眞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陳師道曰記者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歐公此記直記其事而文出自然少道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信矣

虞集曰此篇是記變體歐陽以前無之或曰用賦體非也逐段叙事無韻不排只是記體第

三段序景物處雖似賦然鋪敘記中多有

凡六段

張以忠日神雋雅鍊韻調俱絕

韓魏公初罷相出鎮長安或獻以詩云是非莫問門前客得失須憑塞上翁引取碧油紅旆去鄴王臺上醉春風荅諷其辭分陝之重也公以爲然即請守相州作晝錦堂而歐公爲之記

前說世態炎涼之變何等痛切只兩句

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此四句乃一篇大意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于其嫂買臣見棄于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道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並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韓魏公琦相州人初封魏國公至和中公以武康軍節度來知相州歸故鄉也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

收拾以後出脫入題

前面意思得此幹轉

言韓公非季子買臣之流先叙及此纔見公能不以富貴為榮所以為盛德

得此一轉方襯韓公素志且于文勢覺甚崢嶸

此名堂之意

不以公之寵遇為公榮而以公之志為公須志字凡

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于一時出于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牙者車輪福牙也纛者車上羽葆幢也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桓圭三公所執袞裳三公所服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讐矜名譽為可薄

三見見公之志不在榮也步步回頭顧精神百倍

讀此想見韓公大臣氣象

乃邦家之光自非歐公不能爲此言非韓公不能當此言

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于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平也）險一節至于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鼎周禮注宗廟祭器上書虎蜼二尊也所以盛鬱鬯者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三代時人臣有功德必銘于鼎彝用以酬功）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于是乎書

樓昉曰文字委曲善于形容

唐順之曰前一段依題記起後乃歸之于正此反題格也

敖鯤曰拔晝錦自項羽朱買臣言之卑陋不足道韓公當世偉人也偶以名其堂此記乃述公自少貴顯勛業在天下與窮士僥倖得志于一時者不同所以名堂蓋示昔人所誇耀爲戒歐六一不特文工其識遠矣

張以忠曰韓公德業冠代而以快恩讐矜名譽爲可薄今之從政蓋斗筲之徒無足算也已

歐陽公極好爲文晚年見得如此吾輩生平好著文章以自娛爲深省

畏壘之文

窮達用舍

送徐無黨序

草木鳥獸之爲物衆人之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禽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愈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

先抑後揚自上詘下

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

一句提轉

可涕

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而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繇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樓　昉曰轉折過換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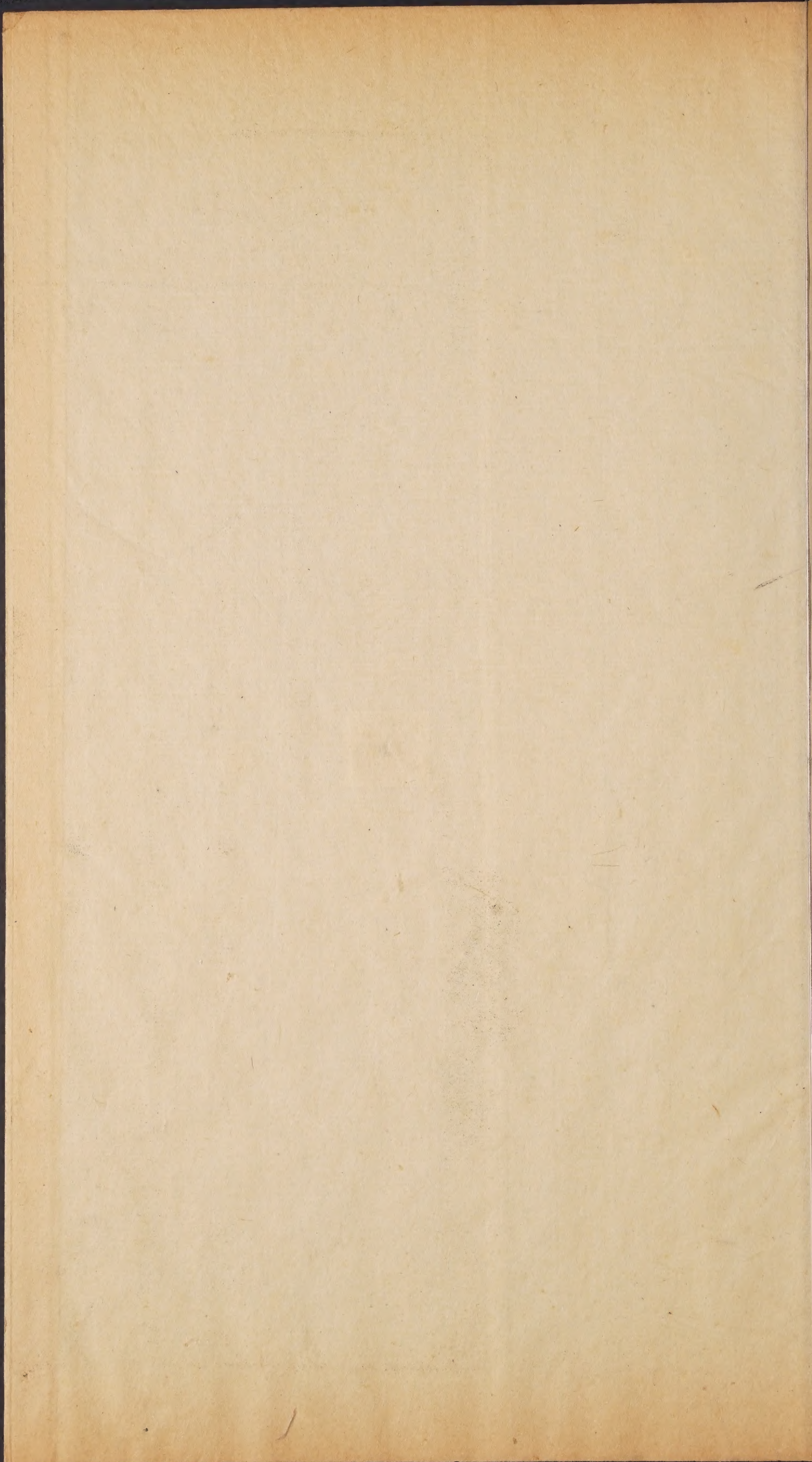
林希元曰此篇乃崇本抑末意議論甚高以是送徐生可謂進人于道矣

唐順之曰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張以忠曰公文章冠代而所言如此固知立言不朽

古人餘事直人琢句矜字以文自鳴政繇

見地不高故耳



唐順之曰六一公身蹈此弊故言之親切如此
張以忠曰公文章冠代而所言如此固知立言不朽

古人餘事也人琢句矜字以立言爲政繇
見地不高故耳

